

陳伯達著

中國四大家族

長江出版社

中國四大家族

著者

陳

伯

達

出版者

長江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月初版

題記

本書寫作的目的，是在於根據一切無可爭辯的事實，揭穿以蔣介石爲首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如何竊盜我們中國這個國家爲他們的私產（化公爲私），如何以「國家」、「政府」等名義，無情地掠奪人民的所有（假公濟私），成爲中國有史以來，並爲歷代帝王所望塵莫及的、以吸血爲生活的最大富翁。十九年來四大家族用「官」、「商」形式，在金融、商業、工業、農業、地產、新聞、出版事業等等各方面所獨佔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根據粗略計算，至少當在兩百萬萬美元左右。但無量數的中國人民則因四大家族的掠奪，以致破家蕩產，顛沛流離，飢餓死亡，而且死無葬身之地，甚至有很多原來是相當富有的人也竟因此而一旦變成赤貧。凡是我們能夠接觸到的重要材料，已盡可能包括在本書裏面，全書所分析的各問題，都可說沒有一句話沒有來歷。蔣家官廷對於新聞自由的絞殺，並不可能掩蓋天下皆知的事實。歷史是早已不斷地嘲笑了一切獨夫企圖一手遮天的愚蠢的。

從本書關於事實的分析，便可以知道：第一、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所以對內戰樂此不疲，便



是因爲他們是從內戰起家，他們的財富堆積，是和戰爭完全不可分開的。他們認爲只有戰爭，戰爭，又戰爭，才是他們更便利於用各種形式搜括人民的機會。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放棄內戰，實行和平，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二、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乃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的法西斯專政；四大家族對於經濟獨佔的貪慾既是無窮無盡，要造成四大家族經濟獨佔的清一色，當然他們也要堅持四大家族政治獨佔的清一色，而要堅持他們這種政治獨佔的清一色，又就要不斷地從事內戰與恐怖。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放棄法西斯專政，實行民主，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三、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的財富堆積，本來又是和買辦活動完全不可分開的，並且他們爲着自己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獨佔，而和全體人民作戰，在人民中是絕端孤立的，他們只能依靠出賣中國主權，以取得外援來屠殺人民，而把中國變成外國的附屬國與殖民地。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不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實行民族獨立，乃是一定不可能的。

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鬥爭，乃是四大封建買辦寡頭與全民族的鬥爭，乃是生與死的鬥爭，也由本書所展開的各種事實所證明出來了。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獨佔統治繼續下去，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滅亡，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獨佔統治的瓦解與終結，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更生。中間的道路是沒有，也不可能。

當然，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愚民政策，四大家族獨佔的中央社及其他新聞機關的欺騙，中國人民當中，還有不少的人是被蒙蔽着的，而在上述的和平、民主、與民族獨立等問題上，對於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抱有某種幻想；即在民主陣綫裏面，有一些人因爲沒有去搜集材料，或者沒有可能得到搜集材料的機會，而從主觀的好心善意出發，也因此存有一種或多或少的幻想。搜集材料，加以

分析，提供給大家，這就是本書的責任。爲着把真相說得明白，本書不能不徵引相當多的數目字，但這類數目字並不是乾燥無味的數目字。這類的數目字正指出來：四大家族每日都在吞噬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過去和現在的歷史事變說明了本書所說的問題，而此後發展的歷史事變必將繼續加以證明。

中國人民求生的道路，是極端明確而堅定的。更大地怒吼罷！偉大的中國人民！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目 錄

題記.....	一
一、舊中國的最後統治者.....	一
二、從內戰與買辦起家.....	三
(一)『一雙滿是血腥的手』	
(二)追逐內戰的利潤	
(三)首先是軍火的大買辦	
(四)以民死爲目的的經濟學	
三、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金融皇朝.....	一四
(一)四大家族與四大銀行的結合	
(二)金融獨佔的地位與財富集中的速度	
(三)『法幣』的性質是封建、買辦、與軍事的強制掠奪	

(四) 金融的軍事獨裁、封建搜括、與買辦事業的新發展

(五) 搶奪人民勝利的果實

(六) 加速總崩潰的速度

(七) 層出不窮的陰謀詭計

四、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商業獨佔……

(一) 商業獨佔的開端

(二) 有史以來最集中的公開商業獨佔

(三) 買賤賣貴的野蠻掠奪

(四) 與敵人利益聯繫在一起的武裝走私

(五) 劫收之後，心更狠了

(六) 美國貨的總買辦

(七) 『只要有油水可撈，先撈了再說』

五、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工業獨佔……

(一) 與法西斯德國合作爲主的獨佔活動

(二) 在吞併民族自由工業與掠奪農民的基礎上，迅速地建立了暴力的獨佔

(三) 獨佔網因『慘勝』而擴大

(四) 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工業邊界』

(五) 民族自由工業遭受毀滅的打擊

六、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農業獨佔……………

(一) 全國性的、最大的封建奴隸主

(二) 全國性的、最大的高利債主

(三) 幾種掠奪農民的農業公司

(四) 農業經濟的崩潰與殖民地化

七、新聞與出版及其他的獨佔……………

八、四大家族的財富……………

九、四大家族的統治是中國的恥辱與災難……………

一 舊中國的最後統治者

全中國人口大概的數目是四萬萬五千萬。除了中國解放區一萬萬四千萬人口已經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萬萬一千萬人口還是在四大封建買辦銀行系統的統治之下，而這四大銀行系統的統治者乃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四大銀行系統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它們的集中組織就是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四大家族就是蔣介石的蔣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陳果夫陳立夫的陳家；他們的「最高領袖」就是四行聯合辦事總處主席——也即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

這個四大封建買辦銀行與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的統治特點，是經濟的與政治的直接合而為一，並且經濟的力量是直接利用政治的力量，還利用政治公開強制的掠奪方法，而發展起來。四大銀行系統直接支配着國民黨政權，並且以國民黨政權的「國家銀行」名義直接操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經濟，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統治四大銀行，並且直接集中國民黨政權的軍務、黨務、特務、政務、財務的大權，形成了以國民黨一黨專政為政治形式的、封建買辦的法西斯寡頭獨裁制度。

近代中國所謂「官僚資本」不是別的，正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利益而在政治上當權的人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一方面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一方面壓迫民族自由工業而集中起來的金

融資本。這四大銀行與四大家族便是這種官僚資本最集中的代表。這種官僚資本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金融資本，它和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的形成過程、性質、及其活動，是完全不同的。它只能是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由外國帝國主義所扶持起來。所以，它又是買辦資本。它是近代中國買辦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混血兒，是大買辦與大地主在經濟上的聯結物，而以這四大銀行與四大家族爲它最集中與最後的主要結晶。

這四大銀行與四大家族是出現在毛澤東同志所分析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是中國人民與反人民、革命與反革命、解放與牢獄、光明與黑暗相互鬥爭最劇烈、最後要決定勝負的時代。中國民族在覺悟的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英勇地站起來，反帝反封建，爲自由的生存而戰鬥，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絕大的變化，這是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新中國已站在每個人面前。但帝國主義者、大洋行買辦、與封建奴隸主爲着維持它們在中國的統治，企圖使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永遠成爲它們足底下的奴隸，因此也就扶持和鍛鍊出了這種以四大家族爲集中代表的反革命，並建立了舊中國統治者的最後一個封建買辦的朝代。這四大家族依靠外國獨佔金融資本的援助，極殘暴地集中了全中國的財富，威脅了全中國人民每個人的生存，成爲破壞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的與最殘酷的力量，但這些都是表現了帝國主義者、大洋行買辦、與封建奴隸主在中國統治的垂死的最後的掙扎。這是腐爛透頂的封建買辦寡頭統治，不管它還如何倒行逆施，窮兇極惡，但都是在自掘墳墓，其生命已完全不可救藥，而人民必將成爲獨立、和平、民主的全中國的主人翁。這是歷史不可抵抗的規律，因爲人民的覺悟力量是不可抵抗的。

二 從內戰與買辦起家

(一)『一雙滿是血腥的手』

我們在這裏不準備給四大家族寫家譜。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自稱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孫，還有一個姓蔣的給他寫的傳記更具體地說他就是文王的兒子——周公的子孫。孔祥熙也說過他「是孔子的第幾代孫等等。雖則他們很想從歷史上找出證據——正如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所玩弄過的——來證明他們有優秀的血統，因此應該成爲中國的統治者，但這些法西斯神話最多不過可以歸入「笑林廣記」這類的書裏面，對於我們要做的科學研究，却毫無興味可說，因爲這些血統的神話和現在四大家族的現實生活絲毫沒有關係，而科學的研究却必須從現實的生活出發。

蔣介石是出身自鹽商的家庭，自己又「於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充經紀人。」（據「蔣介石傳記」所寫：他當時「周旋商場，無不中的，……經營不半載，迭獲巨利……儼然富商矣。」見該書三四頁。秦瘦鵬編，上海三民圖書公司印行。）孔祥熙是出身自山西的票號商，自己原先也做過不少的生意。至於宋子文和陳果夫，也都經營過交易所，陳果夫並且是「上海交易所正當全盛時代」的蔣介石同事人物。然而那些時候他們的財富和現在比較起來，是真微小不足道，不算得什麼的。他們現在的財

富，已不但是民國以來一切大軍閥大官僚的財富所望塵莫及，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家天下」的一切帝王也所不能夠望其項背。毫無疑義的，他們這種出身以及他們的交易所或經商的經歷，是引導他們後來所走的政治道路。但是，這些並不能夠決定他們成爲現在中國這種特有的、獨佔的封建買辦金融寡頭，並不能夠決定他們成爲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富翁。

有一個新聞記者這末寫過：「……：「既得利益階級」，「搶得利益階級」，實則兩個即是一個；「既得」原是「搶得」的，任何一個「既得利益階級」者，都有一雙滿是血腥的手」（註一）。這種看法，正是了解四大家族起家的鑰匙。

這四大家族的主人都是從軍從政的人物。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之前，他們也都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財富。這四大家族成爲真正財閥的家族，乃是在四一二清黨的血腥苦迭挫之後。這個血腥的苦迭挫本來是帝國主義者、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們對於蔣介石所要求的。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後，一個外國人所寫的「出賣黃浦灘」對於這段歷史作了以下的回憶：

「上海的……買辦階級，因爲親眼看見蔣總司令確在那裏誠意的清除共產黨，也便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立刻籌了三百萬元給總司令，並答應繼續籌集。……」

「蔣氏的反共行爲，大班們很樂聞。……蔣總司令居然顯出手段了。他選定南京爲首都的所在地，設立了一個反共的國民政府，……因此一來，上海的金融界對於南京政府更加肯熱烈的加以贊助了。」

蔣介石代替了北洋軍閥，成了大買辦、大地主、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新政治代表，而以所謂「江浙財閥」爲中堅，建立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買辦法西斯軍事獨裁新朝代，同時又依靠

於這種血腥的法西斯軍事獨裁的政權，在經濟上造成了以他爲中心，而他的姻親及特殊關係的孔、宋、陳等相結合的四大家族獨佔的封建買辦金融勢力，逐步地、但却很快地壓倒了那原來扶他起來的舊封建買辦金融勢力，並使那些原來所謂「江浙財閥」分解，而變成四大家族的附屬物。

經濟變成政治，政治又變成經濟。封建的買辦的財產制度是因，蔣介石的法西斯軍事獨裁是果；但是，果又變成了因，蔣介石法西斯軍事獨裁就造成了這個以四大家族爲代表的最集中的封建的買辦的財產制度。以蔣氏爲首的四大家族完全是直接由蔣介石軍事集團的刺刀槍桿打出來的。就是說，是有一隻滿是血腥的手的「搶得」階級。沒有蔣介石的武力，就沒有四大家族。蔣介石有武力到了那裏，四大家族的獨佔金融勢力也就到了那裏。所以，這是封建的、買辦的、而又軍事金融資本，也即是現在大家所說的最集中的官僚資本。

本來中國銀行業以官僚資本佔有主要的勢力，及其封建的與買辦的性質，是從清末開始有近代銀行業時便已開始了的，但到了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時代，這種勢力，這種性質，却更加特別強烈了。這種官僚資本之封建的與買辦的性質，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還特別表現着軍事的性質，但到了以蔣家爲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時代，這種軍事的性質又更加特別強烈，而且是表現得最爲直接。

當然，這四大家族在蔣氏的封建買辦法西斯軍事獨裁的統治集團中，並不一定都是直接負責軍事的職位，而且在金融勢力中的位置及其發展的先後也不一樣。四大家族的統治內部有一定的分工：蔣氏是軍事統帥和金融統帥，又是行政首領；宋孔兩氏直接掌握財權，但時常以財政寡頭的身分兼管一般行政（或行政院長，或副院長）；陳氏兄弟直接掌握黨權，在金融權力方面，原來不及宋孔，但却已利用CC系的黨棍特務組織的力量，步步打入宋孔的財庫裏面，直接分掌宋孔兩家的財權。這四大

家族不但在統治地位中有分工，而且也互相矛盾。例如：宋孔之間對於財權的爭奪，此起彼落，彼此落，這是衆所共知的。十年前宋子文全新式武裝的稅警團被蔣氏所接受，並失掉了財長的位置，這也是衆所共知的。陳家現在已實際上支配了交通銀行與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總經理屬於陳家C系統的趙棣華，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現爲陳果夫），而且「做賊喊賊」，要以「打倒官僚資本」的口號，有時拉宋反孔，有時又拉孔反宋，計謀獲取更大的壓倒的財權。但是，不管這四大家族的分工和矛盾百出，這四大家族都是一致地與蔣氏的軍事獨裁同其命運，而狼狽相依，互以蔣氏的軍事活動爲環繞的中心。並且，也不管四大銀行的總裁、董事長或總經理這類位置，時而落入這家，時而落入那家，或者還以自己家系下的異姓充當經紀人，彷彿那真是什麼「國家」的，但這四大銀行的支配權總是沒有脫出四大家族的掌心，當然，更是沒有脫出蔣氏軍事獨裁的掌心。

（二）追逐內戰的利潤

從歷史說來，蔣家朝廷乃是中國第一個最好戰的朝代。北洋軍閥是好戰的，但比起蔣家朝廷，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中國人民覺悟的力量已遠非昔比，這就使得這個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集中的代理人——以蔣介石爲首領的四大家族政治集團——要加強對人民作戰，而四大家族的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封建與買辦的獨佔性，一方面既要加強對人民作戰，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和一切異己異派異系作戰。曾經有人計算過：北洋軍閥從民元到民十七年共有十一次內戰，平均一年不到一次，時間總計爲八百八十五日。但蔣家朝廷自從南京開府，直到西安事變爲止，對人民作戰，對一切異己作戰，首尾十年，簡直

沒有間斷過一天。這正是蔣介石這個封建買辦法西斯軍事獨裁的大特點。

蔣家朝廷軍事的活動越廣，越持續，軍費當然也跟着擴大。比如，蔣氏朝廷的軍事費（按即內戰費）所公開的數字，祕密的軍事費支出還不在內，在民國十七年度爲二萬一千萬元，十八年度爲二萬四千五百萬元，十九年度爲二萬一千二百萬元，二十一年度爲三萬二千一百萬元，二十二年度爲三萬七千三百萬元，二十三年度的數字則爲四萬四千餘萬元（註二），七年間竟增加到一倍以上。蔣家朝廷這種龐大的軍費，全部壓在中國人民身上，而籌措軍費的方式是很多的。賦稅的增加是一種來源，借內債是一種來源，借外債又是一種來源。四大家族在這一切方面都是一箭雙鵰：一方面既得了內戰的軍費，一方面又增加了自己的財富，而後者更成爲推動四大家族不斷好戰的一種力量，因爲他們要從內戰的持續與擴大中，追求更大的財富，而他們追求財富的慾念沒有窮盡，他們對內戰的興趣也就沒有窮盡。

這裏特別以內債的發行爲例。蔣家朝廷建立以來的內債，主要的都是和內戰相聯結。有個經濟學家於民國二十二年曾就公債問題指出如下的事實：「政府發行債券的用途：計用在軍政費上的佔百分之八十六，用在金融事業上的佔百分之九，用在賑災上的佔百分之四，勉強能視爲建設事業的（疎濬海河公債與江浙絲業公債）僅佔百分之一」（註三）。蔣介石當權以來發行的公債都帶了這種最強烈的一貫的軍事性。承購這種公債而取得其利的，並不是平民，而是財閥。這是發財的大捷徑。大家知道：承購公債的折扣，普通是五六折，同時公債利息定爲六厘八厘不等，所以銀行購買公債實際所得的利益，約在年利三四分之間。「例如自民國十六年迄二十二年所發行的國內公債額爲十一萬四千一百餘萬元，而財政報告的實收額僅六萬四千五百餘萬元，約等於五折七扣。二十三年發行公債三萬二

千萬元，而該年政府僅實收一萬六千四百餘萬元，等於五折一扣（註四）。可是，還本付息呢？那就需要按照債券票面十足支付了。這種高利貸實際上也即軍事的利潤，內戰的利潤。蔣家朝廷的軍費既一年一年地擴大，而蔣家朝廷公債發行的速度，也遠非北洋政府所可比擬：「自民國元年二十五，共計發行公債二、八八百餘萬元，其中在民國十六年以後所發行的佔百分之八〇弱，約二、二六八百萬餘元，民元到民十六年的十五年間，倒反只佔百分之二〇強，約六二〇百萬元」（註五）。就是說：蔣家朝廷九年的公債等於北洋政府十五年的百分之四百。這正是蔣氏發動的綿延不絕的十年內戰規模遠比北洋軍閥時代內戰更大更殘酷的一種反映。但這種內債的發展，同時又正是封建買辦財閥內戰利潤的大增加。這種內債的發行使封建買辦財閥們和蔣氏政治集團的軍事利益直接聯帶在一起，使四大家族政治集團的軍事利益直接變成財閥的利益；但是，蔣氏政治集團在其取得原來的財閥們援助之後，又迅速地將四大家族變成獨佔的封建買辦金融寡頭，因而也把公債的大部利益變成四大家族獨佔的利益。

據民國二十六年全國銀行年鑑所載：四行的有價證券在民國二十三年佔全國銀行有價證券總數（主要或幾乎全部是公債）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十四年為百分之五十九，二十五年為百分之三十一（二十五年減少，主要是中央銀行，因為它集中到發行鈔票方面去了）。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四行乃是那種和內戰利益相結合的公債利益之主要壟斷者，正由這些數字所充分說明了。事實變成這樣循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爲了內戰的家務，而代表國民黨政府向自己家族所獨佔的銀行借款，又代表國民黨政府爲自己家族用債。還再代表國民黨政府向自己家族還債。借時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用時又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還時仍是主要由四大家族得利益。

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四大家族及其他有關的財閥從公債所得鉅大利益，堆積了更多的官僚資本（同時又是買辦資本），不能天外飛來。「內債發行，須以租稅的收入爲担保，故內債發行愈多，則租稅之增加亦必愈甚，而一般民衆之負擔亦必愈重。」……中國的租稅，大部份都轉嫁在農民身上。所以，內債的發行愈多，民衆的貧富將懸殊愈甚，內債發行的結果，遂有一種徵貧濟富的作用產生，小民始終沒有些微的益處可得的」（註六）。甚至民國二十三年出版過一本反動的書，也需要這末寫道：「各銀行……此種盈餘大部屬於公債，直接雖取自政府，間接實來自農村」（註七）。公債大量發行，實際的意義，就是在於把大量平民——主要是農民——的財產加速轉移爲四大家族及其他有關的財閥的財產，而這種掠奪，就是建立在整個社會那種高壓農民及其他平民大眾以至民族自由工業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基礎上。

（三）首先是軍火的大買辦

在近代中國，封建與買辦本是不可分的，反人民的內戰與買辦更其是不可分的。四大家族從內戰起來，又就是從買辦起家。蔣介石是很了解的：內戰是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所要求的，而沒有外國反動派的援助，他是不可能進行內戰的。因此，他必須結合一切形式的外國反動派。並且也因此，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就成爲近代中國最大的買辦，而首先是軍火的大買辦。一九三六年有個美國人寫了本書，說過中國反革命內戰的一個本質的問題。他寫道：

「中國的軍火幾乎全部要仰賴外國，因此中國便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軍火顧客。……日本在一